



最近见到格非，是在上海社联举办的“文学与我们的生活”文学演讲季上。对于每天形色匆匆的都市人来说，文学和哲学，正如现代人情感天平两端的砝码，共同扮演着时代的精神状况的勘测者的角色，维持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平衡。在中国当下的作家群里，格非大概是少数几位既具有作家的浪漫气息又具有哲学家的思辨气质的学者型作家。

格非说，好的文学是面向未来的写作。格非把他自己的创作，看成是建立汪洋中的一座岛屿，期待未来的一天有人来访。我很欣赏格非的这段话。好的作家就是要营造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精神岛屿。对于格非这样的作家来说，写作的全部意义就是在历史的长河纵轴和现时的空间横轴交织的坐标中独为这一个。但是，要建立一个独特的精神岛屿何其之难，不是每一座岛屿都能成为带来好运的好望角。

格非的野心，源于此；格非的焦虑，也源于此；甚至格非将文学看成是失败者的事业，大概也源于此。先锋之后，格非要做的就是重构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寻找一种表达今天中国人生活变迁和精神状态的最佳文学表达方式。然而，对于这些作家来说，如何才能穿越时间的迷雾，达致一种永恒的存在？

今天的作家，并不担心籍籍无名，他们最怕的是速朽。鲁迅说，让人们赶紧忘记

他，但事实上，今天的人们，还在不断重访他的作品，还在为鲁迅当初谈论的话题争得面红耳赤。

今天的中国作家来说，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各种诱惑的美丽新世界。商业体制，出版社的码洋和影视剧的吸筹效应对于作家实在是巨大的诱惑；感谢迅捷的交通，各种各样的见面会、签名会、演讲和会议纷至

格非的“野心”

叶祝弟

看来，作家和其读者的见面越来越成为可能。甚至只要你足够有才华，像《繁花》那样，将作品放在网上，也能引起读者的追捧。但是，今天的文学家们也面临曹雪芹时代所没有碰到的问题。在反应生活的迅捷和真实方面，文学不如新闻；在反应生活的细节方面，文学不如影视。从文学传统来说，作家想起他面前的一串串如大山一样作家的名字，就会一下子泄气，呕心沥血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

对于有抱负的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真正勘探时代的精神状况？今天的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的时代，却也是一个物质的丰盈与精神的匮乏巨大落差的时代；既是一个旧的还没有过去，新的已经呼啸而至的眼花缭乱的时代，我们躬逢其盛，也因

无法驻足慢慢欣赏而身为其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样的伟大的时代，对于作家来说，这不一定是写出伟大作品的时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今天喜感伤感百感交集的时代，习惯了感时忧国的沉郁传统的文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调整自己的心态。而对于肩负着时代的精神状况的勘测者角色的作家来说，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俗世中抽离，如何保持内心的宁静，如何保持独立思考，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拨云见月，追问出时代的本质，才显得弥足珍贵。

格非说，文学最核心的问题是关于信仰和真理。虽然，对于文学能否代替宗教，我没有格非先生那么乐观，但是文学确实能给人沉郁的力量，在喃喃絮语中能抚慰人的心灵，这也许是今天的文学能够继续存在的理由吧。我真正关心的是，在理想和信仰被嘲笑的时代，作家如何重建文学的巴比塔，如何重新建立真理和信仰。如何真正拿起如椽大笔，创作出真正的好的、不超时的作品，真正向未来发出邀约。也许正如格非所说，文学需要重新回到现代主义出现之前的那个节点，托尔斯泰也好，福楼拜也好，来考虑一下开放写作的问题，我们今天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姿态，能够面对我们所有的中国的或者西方的文学遗产，然后来创造新的方法，在不同层次上跟读者进行交流。

文艺的又一个春天已经来临，而那些早起的文艺家们，做好了准备么？



▲旁观者清，这个老外说得好多呀，抓住了丑建筑出笼的根源。
●权力与崇洋催生了丑建筑之类的调侃与抨击，老内说得少吗？你怎不点赞？莫非你也掉进了崇洋陷阱？至于根源，就更谈不上。

权力与丑建筑有必然联系吗？你历数古今中外公认的美建筑，哪一座不是权力拍的板？倘若掌权者具备很好的审美趣味，丑建筑能有生路？只怕丑蓝图连侥幸的缝都钻不过啊。崇洋与丑建筑也没有必然联系，洋也好，土也好，不是都留下了经典美建筑？假如主其事者趣味偏洋，只要与环境协调，弄几栋洋味美建筑出来，有什么不好？凡属美的，洋土都好，不应该成为罪名。

那么，丑建筑的出笼与什么有关呢？当然与恶俗趣味、丑陋心理有关。有没有消除恶俗丑陋的可能？有。唯有美育一途。假如主其事者受过美的教育、美的熏陶，习惯养成自然，自有一把美标尺去丈量眼之所见，自有一套美规矩去创造作品，那么，丑还玩得出愚弄的伎俩吗？

你看，被当作可有可无的美育，作用多大！

小镇书影

陶立夏

威尔士人杰地灵，除却迪伦·托马斯这样的诗人，还有诸多著名作家与演员诞生于此。如画的乡村景致同样声名远扬，虽只有两万多平方公里面积，幅员并不辽阔，但海岸线与山脉一样蜿蜒壮丽，朴素中自有风骨。在这里过周末，可以真正感受到乡间生活的闲适自由，与我散漫性格再投契不过：逛跳蚤市场时遇到一英镑一本的铁伊，到一家叫天使酒店喝上两小时下午茶，然后又在偶遇的艺术书店里看看画。

在威尔士的诸多小镇中，位于英格兰边境的 Hay-on-Wye 是颇为独特的一个，因书店林立而著名，这里堪称二手书的天堂。走在路上，可以看到各种书市的海报招贴。路边不时会有为应对各种天气情况而准备的铁质书架，装满旧书。这些书架并无专人照看，你若遇上喜欢的，把硬币投入书架旁的盒子就好。

Hay-on-Wye 的书香飘散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书迷太多，以至于镇上的 B&B 家家客满。如果你并没有特意要寻找的书，那这座景色秀美的小镇也值得一逛，逛累了，找间茶室或者老咖啡馆喝个茶。

在这里开店的都是爱书之人，并不只为生计。每走几步就能遇到风格独特、主题明确的小书店，体现着店主的个人爱好。比如以侦探小说为主题的 crime book-shop 也颇有名气，店门口的马路上以白漆刷出罪案现场的尸体轮廓，橱窗内陈列着整套企鹅版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大侦探波罗》与《马普尔小姐》，道具当然是一把左轮手枪（见下图，本文作者摄）。有趣的是，店主还在对街开着家画书店，里面有 Beatrice Harraden 的珍本《仙女书》出售。

规模最大的 Richard Booth Bookshop 几乎是座辉煌的图书馆：红砖墙，落地玻璃窗，从地下到二楼，足足三层。还附设咖啡馆收留那些爱书成瘾，废寝忘食的旧书迷。

相比小书店的“囤积居奇”，Richard Booth Bookshop 以种类齐全成就了规模化经营，价格非常公道：品相完美的平装书也不过 1.5 英镑起售。

至于这儿的店主对电子阅读的态度，可以从一张橱窗里的虚拟封面窥见端倪：企鹅版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新书，名叫：The kindle crack'd from side to side。这个是从阿婆的名篇 The mirror crack'd from side to side 演绎而来，中文版译作《迟来的报复》。如今电子阅读势头大好，但世上或许真有风水轮流之说，这些一心偏爱纸书的人们大概也不会介意等上几十年，看纸书重新翻身做主人。

凡事都是事在人为，如果想健身，自然处处可健身。前些天，我在家门前的超市买了几件实用的健身器材。它们是：一根跳绳，两个毽子，一个呼啦圈。价格便宜，总共才花了 10 元钱。

回到家，将门厅里的鞋柜挪开一点，把头顶的风铃摘下来放在一边，我开始跳绳。第一次跳了 100 下就不行了，气喘如牛。第二次 150 下，我满头是汗。第三次，一气跳了 300 下，我气息均匀，一点也不觉得累。尝到了健身的甜头，立刻扩大

在我三十三年军旅生涯中，认识各级政委无数，从中校到上将，烙印最深的是上校政委沈东昌。他曾是我们的团政委，他后来调到炮兵师当了大校副政委，再后来脱了军装成了上海徐汇区的组织部长，如今已飘然离去十一年，但他在我的记忆深处永远是年轻的上校政委。

第一次与沈政委接触，是在 1985 年的秋天。那时我刚从石家庄军校毕业，来到洪泽湖边的炮兵团，正准备到基层大干一番，未曾想百万大裁军，我所学的专业技术岗位裁撤了。辛辛苦苦学了几年，一天英雄还未当就到了无用

今宵打盹

张文元
眼观鼻
(五字口语)
昨日谜面：良人罢远征
(外国旅游景点简称)
谜底：班夫
(注：班，回家；底为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之简称)



足不出户照样健身

夏爱华

战果。我的健身区改到了客厅。客厅地方宽敞，适合踢毽子。五彩缤纷的羽毛在空中飘舞，我用脚踢，用肩接，用手托，玩得那个开心。总之以毽子不落地为准。

弧形的阳台一向闲置，现在也有了用武之地。我在阳台上摇呼啦圈。一开始我只能转几圈。后来慢慢增加圈数，竟然能转 50 多圈了。有时，我静坐在椅子上练瑜珈。双掌合十，双眼紧闭，盘腿打坐，心里宁静。

武之地。正苦恼中，遇到了下基层的沈政委，他那一口浓重带有萧山味的“浙江普通话”，就像威力无比的穿甲弹，击穿了我心中

永远的政委

姜宏云

的忧伤，重新点燃了我从军的激情。

炮兵团整编成反坦克团，反坦克导弹还未装备，那就先学老掉牙的 85 加农炮吧。认真真当了 3 个月的炮兵排长，有一天在训练场上突然接到通知，团里决定让我去南京政治学院深造。要知道，全团就一个名额，天上掉了一块大“馅饼”，正巧砸在我这个无何背景的员工子弟上。思来想去，谜底可能与那天沈政委谈心有关。

两年后，我学成毕业回到团里，成了五连指导员。这是全团最差的连队，和我搭档的连长也是刚出军校的学生官，两人初出茅庐干劲冲天，但有时就是干不到点子上。这时，沈

有时，我打开音响，在欢快的节奏中翩翩起舞。为了快乐健身，我还专门买了跳舞毯，使健身变成一件开心的事。随着音乐节奏，眼睛跟着电视屏幕上的光标箭头，看准上下左右的方向，双脚自由运动，我充分利用家里的每一个地方健身。我躺在床上进行仰卧起坐。我在地板上练俯卧撑。做饭的时候，我掂着炒勺在厨房练臂力。在书房打字的时候，经常双手互相拍打，防止变成“鼠标手”。

现在，半小时我能跳绳 3000 下。两分钟能连续踢毽子 90 下。一次性旋转呼啦圈能达到 120 圈左右。足不出户照样健身。

政委打着背包到我们连来蹲点了。我俩真有点怕他，鼓足勇气劝他到别的连队蹲点。他板着脸说：“怎么着，不欢迎啊？”一个多星期，他跟我们一起出早操，一起上训练场，一起